李文饒文集卷九

會昌一品制集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下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等書并誅罪人敕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弁書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中外敕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羣至承二十八日書晦承郎君自知僭負思保
生全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遠述迷復聊慰石懷以
石思之郎君爲子爲臣忠孝並棄居喪未襲阻命
專權數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
兵侵犯顏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牧得彼管簿
書皆呼官軍爲賊來即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
滔天今欲自新誠爲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
實亦至難在將相等懷忿惋之心豈宜延納然須
得實事並見忠誠則聖上矜貸有名羣臣陳請有
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來降石即馳詣界首親自

騃監已就縛矣

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況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欵僞詞變詐無不備諳今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天更無其他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容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合境揚薰風解慍之德安輯疲人想衆心必當感懷況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勳力穆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欵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爲善之人日往月來羣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懵然且封壤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莫非

王臣劉稹祖父竊我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固於軍旅且夫示衆以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以識君臣之義審逆順之心濯身滄波上覩白日以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楊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者將已居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僇於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茆土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美成敗利害昭然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即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倘梟戮劉稹自建功名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耆老幼無焚灼之虞閭井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使詐用間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首初熱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頗獲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攜遂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實光榮於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遣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棄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剪軍中惡人率先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丕除授忻州去彼疆界遥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遥若不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投黑車子近黠戛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亡新立贊普纔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入表無事須將國力

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即徵兵填替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亡幸因丕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丕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丕便遣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丕指天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顧望古人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蓋以偷安比於鴆毒切望思之臨紙零涕此情何極

代石雄與劉稹書

雄白比者牙一有內字兵馬使棄累代之勛業爲四海之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僇於人昨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意密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

又離其心
發

書、請勘虛實、近得王尚書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款稱曾在昭義效職、與彼軍游奕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奕相見、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訖、賀意又款稱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準擬、不久即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軍將臭味、畧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信、以安危疑、倘能自新、必舍罪釁、況兩面主兵大將、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凉風已至、白露將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器甲精堅、並是諸道强兵、近訪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鬭心、大兵一交、立見憔爛、輙申愚慮、幸納至懷、

宰相與李執方書 並是奉宣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典、鑿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令後嗣勾當、本於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强、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瀝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款、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

固在明畧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
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若
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
克使至此伏希鑒悉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者尚書以幽薊頻有叛亂
志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況先侍中累代繼
美功德在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
瞻望芬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

當時大勢只是散落藩鎮命出朝廷惜哉非謀十試一二

良報國之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
頻害節將懲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頓首變亂
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
情未必允許倘不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
間必又致變聞彼軍大將多是舊人感先侍中深
恩聆尚書美政導其善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腹
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
朝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歸闕必不失二番金
吾若欲外任即商量朱亳大郡便與亞相軍中兼

與二十萬疋物充賞大將以下皆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爲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務因循即三數月間且不問着既未降朝命何以保安望尚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畧必不可費國家財力致他日興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奕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安國之大勲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親弟承恭自大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釁既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奕將不便毀除實恐非是況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却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

守比令逆將賈羣送表至太原少傅李相公奏聞
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分楊弁潛送賈羣
却歸劉稹亦便受領狡童逆狀如此不知進表何
爲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不合明詔自
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令將
帥大臣容其章表即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
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埸之事
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爲乖當望向後更
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
受領輙此披陳幸垂鑒納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
能名以昭義乘僭侈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掊
克之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寧上黨
承入境之目煦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
甚善近頻見章表捄雪罪人姑務和寧以安反側
竊循雅旨備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
以汙染之俗終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

投放四罪天下乃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爲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以具美惟稍闕威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

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撓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爲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爲桀逆、
迫逐戎帥、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
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營、戰
備符璽、并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輸逆稹、釋賈羣
縲絏、俾遠姦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蠆
毒近發於懷袖、蟻壤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枌邑
之遺風、習華墟之有禮、遽忘臣節、仍助凶威、撫弦
登陴、曾不興歎、以郊投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
國之大典、然俾其陷辟、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髓髀者、不可以芒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
故前代甲兵以正其刑、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
庶清亂邦、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丘穴而自固、
牛羊之力、得水草而淪、逾凶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
自劉從諫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
非親吏之計、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
每肆悖言、靡懷華面、吳寇將敗、周丘尚務於陸梁、
隴坻向平、王捷猶得於必死、況郭誼王協、聞邢洛

歸款、惧覆妖巢、賣孽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盖其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爲三窟、張谷陳楊庭等、皆函險無行、多端比在京師、人皆嫌惡、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爲草章表、飾以悖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益堅、苞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挾助孽童、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天之所棄、神得誅之、逆賊劉稹弟曹九等、張谷并男涯等、陳揚庭并男窠郎等、張沿并男歡